

中文实录乃根据讲者演讲的普通话即时传译或原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发展机遇

阿尔弗雷德·罗曼：大家上午好。有请《中国日报》编委，前亚太分社社长周立先生，有请周社长开启今天第一个演讲。

周立：各位来宾，各位讨论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9+2」城市组成的集群，主要是在中国华南地区，它深具变革性。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变化会影响到在座所有的人。

我们此时在一个范式转换的风口浪尖，看我们怎么样分享，怎么样传输。现在于珠三角地区，机械人可能会取代码头运输工作，广深港高铁也将建成，从广州到香港只需要 40 分钟，还有港珠澳大桥。从湾区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有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包括在旧金山、东京，我们肯定要进一步发展。香港在技术创新方面好像赶不上深圳和广州，我也非常期待今天几位嘉宾来谈一谈香港如何能够充分利用机遇，比如高附加值的服务和先进的物流服务，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取得发展先机。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也希望《中国日报》香港分社所举办的亚洲领导力论坛上，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周社长，粤港澳大湾区大家都清楚了，有很多的人才，金融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在这个地区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它的面积超过 56,000 平方公里，比东京大，比旧金山大 3 倍，2016 年 GDP 是 1.3 万亿美元，旧金山也就是 8,000 亿美元，人口是 6,700 万。中国 1% 的国土面积，但是有 6% 的人口，GDP 比重达到全国 13%。大家都非常期待演讲嘉宾的见解。

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都是重量级的，张玉阁先生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秀芬女士是亚太结构融资公会联席召集人，李晶女士是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地区副主席、郑思祯女士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部中国区大型及中型企业主管、董事总经理、丁磊先生是海航创新金融集团创新总裁。我们会请几位演讲嘉宾首先说一下，然后进行对话和互动，最后会请现场观众提问。最后 5 分钟会请每人 1 分钟的时间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首先从张玉阁先生开始。

张玉阁：大家上午好，我来自深圳，我简单介绍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2014 年就已经出现，但是持续的热点，或

整个社会比较关注是在 2017 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城市群发展规划，一直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热点还在持续，不同的场合大家对粤港澳大湾区还非常关注。目前最大的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什么时候能够公布，原计划是去年底公布，但是现在还没有公布，有可能最佳时间点会在 3 月份全国两会期间进行公布。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所以非常慎重。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谈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六个方面的特点，然后它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特点，从国家战略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一个国家战略，但是这个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还是有所不同，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在所有国家文件出现一定是在涉港澳事务里面出现。所以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从十九大报告关于“一国两制”和促进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4 个基本方略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有自己的特殊性。

第二个特点，从发展现状和规模上来看，与纽约、伦敦和旧金山这些湾区来比较，在规模指标、地域、人口、GDP 总量，包括 GDP 占国家经济的比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湾区，但是从质量发展上来看，还不是世界一流湾区，比如人均 GDP、三四产比重、全球 500 强公司的数量。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到要从规模型发展到质量型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要往这方面去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个特点，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演进方向来看，我们知道湾区经济是从港口、工业、服务、创新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后一阶段会对前一阶段形成明显的替代，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没有这样非常明显的替代，表现出一种共同性存在，前四个阶段的特征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存在的。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前三个湾区加在一起的几倍还多，是港口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特点。另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 9+2 城市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彼此的差异非常大。

第四个特点，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没有龙头城市的城市群，而且港穗深澳各领风骚，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是需要龙头城市的城市群，否则的话就可能出现竞争的无序状态，这是需要协调的。

第五个特点，粤港澳大湾区有一种科技方面的气质，我们从早期提出香港湾区的时候，科技湾区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香港和深圳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总体上看发展的方向还不太一样，而且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资源，包括

科技要素资源禀赋有所提高。

第六个特点，“一国两制”三个法律，要素不能自由流通，而且现在要素流通的适度管制又很有必要。如何解决要素高效流通的问题是日前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具有独特特点的。我们看其他湾区没有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把握要素流通的平衡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一个重要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基本发展方向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把握这个平衡点，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我个人就讲这么多。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秀芬女士。

张秀芬：非常荣幸应邀来此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阿尔弗雷德刚刚简要地介绍过我们如何将大湾区与其他世界湾区进行对比。我这里就不作赘述了。目前东京湾地区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纽约湾，大湾区的 GDP 是 1.3 万亿美元，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到了 2030 年，我们可以设想 GDP 上升到 4.6 万亿美元，到那时候就是世界第一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占了中国 GDP 的 12%，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中小企，但我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中小型企业，其实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在探讨中国业务都是有影响的。在问答时间我还想谈谈「一带一路」的战略，上个月我在东盟的一个会议上谈了「一带一路」。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对于大湾区来说还是有点过于沉重。所以如果对于中小企融资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是包含了自己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内部是人员各方面。外部是信贷，银行贷款和融资渠道等等。所有写因素听起来都不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的中小企确实碰到大量的困难。特别是从外部的渠道借款来说，将来是挺大的。一般来说银行不太愿意给中小企放贷，因为他们喜欢规模经济。而且国有银行更喜欢给国企、大企业放贷。他们也希望能够降低自己的风险，所以银行一般对于贷款的要求和信贷的要求，对中小企来说有点太高，他们无法满足。所以中小企业只能够去找典当铺、担保公司，而他们确实可以带来不错的借贷。但是对于像这种政府的国营企业，他们是可以获得政府的信用，但是私人企业确实没有办法把这方面做大，所以困难是挺多的。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化，证券化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证券化肯定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给我们引入资本。

这张图显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张图是我们观察全世界，似乎某一些地区，这个市场有 120 万亿，但是这么大一个市场好像不愿意投基础设施或其他基建项目。这里大部分的投资，银行、养老金、保险基金。所以无论从大湾区企业的

角度，以及更多的来说对于基础设施项目来说，他们需要巨大的资金。我们要吸引这样一种收入，因为有这么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并不只是为了做一笔交易，做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银行贷款的项目流水线。没有人愿意花么大的精力和资源去看一个基建项目，风险这么大。但如果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或者在大湾区的项目框架当中，这些项目能够符合某些既定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吸引投资者进来了。他们这时候也许第一次先试试水，了解一系列的要求，然后从一系列的项目中开始着手。所以关键是要建立起生态系统，让这些项目自成一个体系。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您，非常全面，接下来请李晶女士。

李晶：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中国日报》邀请我参加这节的讨论，我简要讲三个要点。今天的讨论主要是讲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我的发言就想聚焦在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能做什么。

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9+2」11个城市的大湾区当中，香港确实在他的能力当中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在金融的能力，在股本投资、债券投资和债券融资，香港确实是华南公司融资的平台。香港的股市和20年前大相径庭了，以前香港的股市包含了英国殖民时代的公司和全球跨国企业，但如果看现在的恒生指数，一半以上的成分股都是中国内地的中资公司。债券融资同样在香港大量发展，特别是中国公司在香港债券融资的窗口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占了30%的系统性资产，这个数字还在稳步增长。2016年的是27%，到2017年年底已经超过了30%。如何看这里的城市群，包括9个广东的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9+2」结构中，香港还有其他的实力可以发挥。

除了金融实力之外，香港是一个超级连通的城市，有非常高级和可靠的基建、技术、设施、世界级的专有服务，像会计、法务。当然香港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航运中心，在贸易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还有优秀的基础设施。所以我相信香港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中心，不光是金融中心。

展望大湾区，深圳的发展速度令人注目，2017年深圳GDP已经超越了香港，从规模来说已经大于香港了，深圳也超过了广州的GDP规模。所以这里确实有一些大湾区当中你追我赶的健康竞争局面。香港、香港人、香港政府、香港公司要奋起直追，要避免边缘化。所以香港可以成为知识中心，为大湾区奉献力量。香港不光是发挥自己的金融所长，同时可以发挥自己其他的专长，超级连通性，先进的专业服务，以及发挥自己的监管环境的优势。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大湾区是一个伟大的新概念，但是也是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息息相关。当然不仅仅是从传统的角度讨论「一带一路」，我讲的是数码化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倡议包括了 6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非洲和欧洲。我一开始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个供应链项目，中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地区获取钢铁、铝材和水泥的供应，中国不仅是输出商品和产品，中国也输出技术。当然作为回报，中国也会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天然气、石油等。但仔细一想，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数码化的维度。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在挑战美国在很多地区的领先地位，包括在技术创新、云计算、人工智能。我相信大湾区确实可以发挥这方面的实力，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中心，为数字化的「一带一路」成为一个桥头堡。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角色，香港有一流的大学，这点可以强调。我们如果能够在大学的年轻人当中注入更多的创业精神，可以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金融科技在香港的发展。总的来说，香港不光是成为一个知识中心，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创新中心，它可以参与大湾区在数码化「一带一路」当中的作用。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李晶女士，接下来有请郑思祯女士。

郑思祯：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看法，从我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跟雄安新区、前海不太一样，粤港澳大湾区我们看到了非常快的发展速度，利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区域在中国来讲，市场开放程度是最高的，完全以市场为驱动。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私营公司在过去这些年不断发展，从小公司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关键在于一方面在等待中央政府和发改委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是在更待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牢记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对大湾区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财富。

香港应该如何定位把自己放在大湾区发展合适的位置呢？我同意张秀芬女士和李晶女士所说的，应该把香港作为中心，提供金融、融资以及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这里有全球性的公司，像华为、腾讯，还有中型的公司，还有中小企，还有初创公司，香港应该能够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给到不同的公司，帮助他们继续发展，继续推进。这对香港来说是它能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从金融来说，香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提供各种各类的大公司所需要的金融类产品，比如股票市场、股本市场、离岸债券发行等等。还有数据上我想补充一下，在 2007 年，中国公司除了金融机构，除了银行，其他的中国公司发股、发行债券的量达到有史最高的，达到了 1500 亿美元。而 2016 年大概是 8880 亿美元。还有中小企，

香港应该更加专注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给到中国的中小企，还有给到中国的初创公司。

香港的证券交易市场，目前要加入一些新的内容，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阶段，这样能够让小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他们之前没有盈利也可以在香港上市，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如何帮助他们在市场上更胜一筹，我们给他们的融资方法必须是要突破常规的，是需要创新的。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一般来讲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压力是最大的，接下来有请丁磊先生。

丁磊：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讲一讲在香港和深圳工作的经历和体会。我每天的工作是和大湾区紧密相连的，我会从两个角度来谈一谈，一个是进出口，还有一个是创新，其实对创新有很多定义，我谈谈个人的观点。我们看看大湾区对香港的机遇是什么。从香港的历史来看，香港一直以来是将中国大陆市场和海外市场连接起来的桥梁，这也是大湾区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而之后深圳开始加入这个阵营，发展非常不错，现在港深发展的概念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几个城市，也延伸到了澳门，所以大湾区从地理来讲范围越来越大。我们看香港的进出口规模，我们看过去三年的相关记录，在进口而言，香港占整个大湾区的一半，而大湾区又占了整个中国进口量的 60%-70%，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出口的比例低一些，但这个比例是不断提升的。考虑到如此大量的进口和出口额，这意味着个区域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大宗商品、物流和仓储等等，这些都是和实体经济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现在主要开展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讲创新，每次我见到朋友，我就跟朋友说你去深圳的餐厅或街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人才聚集在市场上驱动或促成了很多的发展。就像刚才几位讲者所说的，现在 AI、大数据等技术都以深圳作为发展枢纽，还有很多新兴的东西在深圳发展都是非常火热的，这也是我们希望去找寻，希望去发展的。当然深圳是香港的近邻，这也意味着深圳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机遇。

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想法在这里谈有没有价值。在我个人的工作岗位上，我能够看到深圳、珠海和香港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技术领域，讲到金融行业，最主要是讲中国的在岸市场，中国的本地市场更加开放。从政府来看，产业界和初创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才、大量的资本涌向深圳和珠海，速度非常之快。在深圳找到人才的话特别方便，但是香港之下，在过去几年里面，香港金融业的监管政策更加严格，这是我个人所观察到的。政府在技术，在创新，在方法方面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向前发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支持，光推不动。中国有大量的人口，有很多很年轻有才华的人涌到

市场寻找工作。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地区劳动力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廉的，在未来 3-5 年会带来人才的差别。这对香港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大湾区发展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刚才几位演讲嘉宾所讲到的机遇，另一方面是给香港带来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直面这种机会和挑战的话就可以转化为动力。另一方面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展。这也相当于是我今天给其他几位嘉宾抛出来的问题。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丁先生，我这里列了很多问题，我就从这里列的几个问题先进行提问吧。先问一下李晶女士，刚才您讲到了香港在大湾区发展有一些优势是可以充分发挥、充分利用的，您觉得香港的优势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或创业家来香港发展吗，我们怎么利用这种优势呢？

李晶：刚才我们也说了香港的优势在于融资或金融发展的实力，或者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连络人。但香港还是有自己的缺陷，第一个是成本太高了，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做生意成本特别高，尤其是办公场所的租金特别高，香港的住房价格也很高，要想吸引人才来到香港的话，香港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用更多的优惠措施来吸引企业家，吸引初创公司。刚才讲到人才，讲到人才就讲到教育，如果香港能将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有效改进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好。香港从监管和法律条件来看，还有税率比较低，肯定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从事商业活动。但是比较高的成本是一个障碍。如果把香港跟深圳、广州作比较的话，深圳、广州的营商成本会更低，把家搬过去住，或者在那边开公司成本是更低一些的。所以对香港来讲需要吸引的不仅仅是区域人才，包括全球人才，包括中国大陆的人才，成本肯定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要么采取一些补贴，要么把整个营商成本拉下来。

阿尔弗雷德·罗曼：我想接着问一下郑思祯女士，对于投资来讲肯定还有一些机遇，比如从政府的政策进行推动，政府的政策到底是鼓励投资还是把投资拒之门外，您怎么看？

郑思祯：香港政府确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同意刚才丁磊先生所说的，作为一家金融机构，香港的金融机构的优势是市场驱动的，市场透明度、可见度非常高。而政策好像不是特别鼓励创新，刚才我在介绍中讲到金融产品的创新，在这里香港要跟上其他地区的脚步。中国大陆在金融服务方面有很多创新，很多位于深圳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提供产品的方式跟过往完全不一样，比如有更多自动的方式，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香港有这样的基础，现在的市场氛围我觉得不是特别能够催生创新，所以香港必须要迎头赶上，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丁磊：我还是觉得要看政府的态度和政府的政策，业界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

们仍然可以发挥香港的优势，我刚刚讲到大宗商品这个市场，历史上香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出口港口。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黄金这种大宗商品每一年从统计上来看，从过去几年来说，中国进口黄金是 700-800 吨/年，占了全球实体黄金流通量的 30%，大部分的实体黄金都是经由香港来进口。香港通过深圳进入中国内地，大家有没有听过香港有一个实体黄金的社区呢？它能不能够给黄金定价呢？有了这么大的进口量，有没有这样的群体呢？是没有的。有组织，有协会，但是如果香港真的能够好好利用这个优势，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为金融中心来说，大有可为。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应该能够仰赖中央的大力支持。从大湾区的角度来说，他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更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从产业界能够做些什么。

阿尔弗雷德·罗曼：张先生，现在听起来香港有一些挑战，要赶上华南城市的竞争，您觉得从政策上来说有没有鼓励发展的政策呢？环境是不是能够帮助香港在这方面能够迎头赶上呢？

张玉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种政策，实际上就是让香港和澳门更好地拓展广东的市场。我们看到内地有很多管制，这种管制对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形成一种障碍，有些东西是 CEPA 解决不了的，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出很特殊的安排。因为这个地方，从要素流动来说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性。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整个粤港澳地区出境人口的比重占到全国的 96%，粤港澳之间的跨境车流量占到全国的 80%。粤港澳之间的要素流动或市场一体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为 CEPA 有一个全国性的考量，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地方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框架下进行一种顶层设计，而且这种顶层设计应该是超越 CEPA 或者是超越我们通常讲的市场一体化，要有许多的创新和突破。在即将出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里面会对一些事情做出安排，但也不能完全做到自由流动。必要的管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在短时间内是有必要的。

阿尔弗雷德·罗曼：张秀芬女士，您觉得政策环境的改变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些公司获取资金呢？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请您讲一下证券化，证券化是一个必要的融资手段，政策环境松的话是不是能够帮助公司获得融资呢？证券化是不是良好的融资手段，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张秀芬：刚才有些讲者已经提到过，中国进步非常巨大，这么多年有目共睹，金融危机从 2008 年爆发以来，金融市场有点萎缩，大家都忧心忡忡，大家觉得证券化这个词都不能提了。但是作为一种手段还是非常有效的。这么有效，2008 年为什么会把市场搞垮了呢？用工具没错，但是烂用就不对了，证券化是一种手段，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到，中国内地 2008 年到 2017 年的数据，2008 年证

券化重新开始，多年以来这个市场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全球经济复苏以来，随着全球金融量化宽松，这时候中国也开始崛起，这个数字就开始反弹了，2005年到201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行量3.5万亿人民币。2017年已经达到1.5万亿，这是非常大的规模。

阿尔弗雷德·罗曼：很多这些会进入大湾区吗？

张秀芬：是的，在这么大的证券化规模当中，这部分是跟中小企业相关的，中小企业ABS的发行量是58亿，也就是证券化确实在中国蓬勃发展，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在这当中可以看到产业界的从业人员也关注到了。应该说中小企业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尽量在利用证券化的手段获取资金。但目前来说还只是在中国内地发生的。

提问：很多人都谈到了大湾区的实力，但是我看中央政府的规划，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地区解决它的一些困难，对于香港来说，我是来自香港大学的，我的助理在香港的收入不怎么样，所以他宁愿到深圳去住，这是跨境出行的问题，不太便利。可以想一想在曼哈顿地区，他们收入不够高，在曼哈顿住不起，他们可以到美国各地方住都行，但是在香港不在香港住真的很难。我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好好利用大湾区的规划解决区域内的问题？不能只是讲实力，我们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解决问题。

李晶：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个协调机制是要在11个城市当中进行展开。虽然现在地理位置非常临近，但是有三种货币，三个海关，不同的出入境政策，也有不同的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可以协助大湾区各地政府政策协调，使到专业人员的流动更加有效。基础设施现在大大便利了，广深港高铁通车之后，港珠澳大桥出后，出行更加便利了，但还是隐藏着障碍，比如货币的兑换，三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并不容易，专业人士的流动也不是那么便利。在这里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来提高这个地区政府之间的协调能力，在11个城市之间加强协调。

阿尔弗雷德·罗曼：接下来请每位嘉宾简单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丁磊：香港无论如何在大湾区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只要我们能够关注政府的意向，从政府的角度行事的话是有机会的。我们要考虑政府的重点是人民币国际化，另外一个「一带一路」，我们要顺势而为，为什么？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可以支持三个产业，一个是大宗商品产业的发展，第二个是投资

服务业，第三个是消费者金融，这都是大市场，因为中国市场也在不断向海外扩张。第二个要找的「一带一路」的方向，这么多国家，为什么公司都驻点扎堆在这，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非常光明。

郑思祯：我认为大湾区的成功取决于几个流动，资金流、人才流和商品流。香港要思考一下怎么样把这三个流动能够捕捉起来，然后最终利用大湾区的框架为依托，成为一个使香港更上一层楼的跳板。

张秀芬：为什么我讲证券化？因为证券化真的非常有效，可以进行融资。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说，他有自己的专业人才，如律师、银行家等等。所以我们要好好发挥我们这种专业的实力，并利用这种实力来帮助公司融资，用各种技巧、各种手段。证券化很有效，不管是用于大湾区，或者是用于「一带一路」的项目都是很有有效的。

张玉阁：我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他的功能刚才有一位讲者讲到边缘化，我觉得永远不会边缘化，深圳的 GDP 超过香港，甚至广州的 GDP 超过香港，香港还是香港，深圳还是深圳，广州还是广州。怎么样能够使这个区域能够变成一个就业一体化是非常关键的，就业一体化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两条，第一个是通勤都会区的建立，第二个是通关政策的便利。

李晶：GDP 要从 1.3 万亿到 4.6 万亿，在未来几十年翻 3 倍，怎么实现呢？协同和互补，香港需要跟其他城市在大湾区范围内进行协同，香港要提供中国公司的融资服务，并且把中国公司联系到国际市场当中去。互补性是指每个城市在大湾区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实力，他们有很好的互补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相信政协城市可以好好合作，可以很好协同，可以互惠互利。

阿尔弗雷德·罗曼：谢谢大家这节的讨论，希望大家满载而归。